

# 永遠的五七級

## 不思量自難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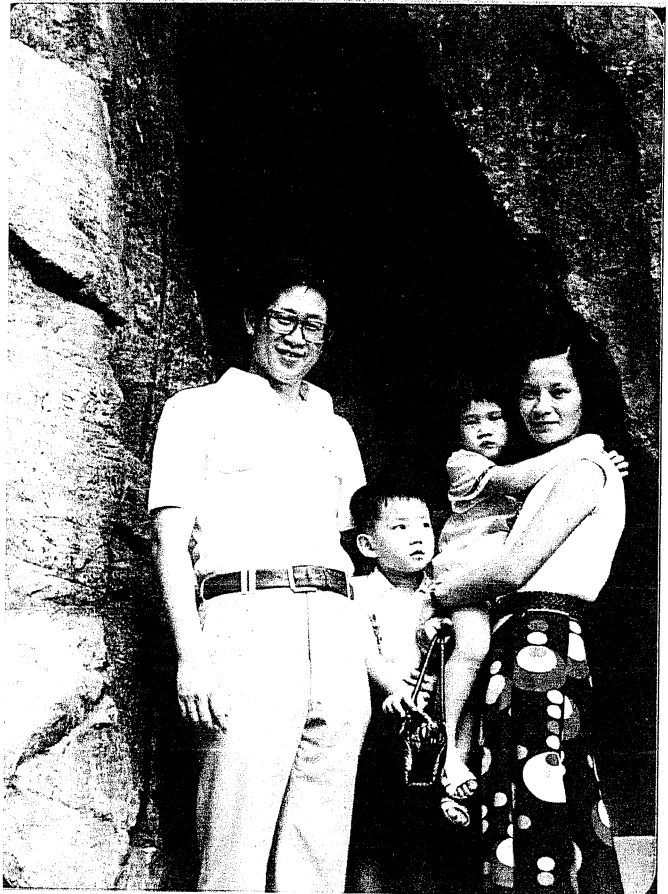
■王悅治

欣逢交大百週年校慶，為了替學校暖壽，也為了聯絡五七級同學間的情誼，校友會理事長施振榮先生在十二月二、三日，於楊梅揚昇高爾夫球場舉行「秋之旅」活動。先夫陳啟源也是五七級畢業的，為了讓孩子們對已逝的父親有多一點的瞭解，於是我鼓足勇氣帶著孩子們參加了。先夫於民國六十七年八月，正值壯年時因腦溢血辭世，時僅三十四歲。拋下高堂老母及三個稚齡兒女（當時么兒才三個月大），讓我不得不在這十七年中，由張皇失錯、無所適從，慢慢把自己訓練得獨立堅強、樂觀開朗。而今忙碌的生活步調，已使我少有時間回憶過往，所以在決定要去參加先夫班上同學們的聚會時，心中真是百感交集，往事歷歷，一時全上心頭。

記得民國五十七年的青年節，當時我才大一，由於好友要去參加一個非正式的相親聚會，基於作伴壯膽的心理，我也去。是緣分罷！當時他因我的自然天真不做作，反而看上不是主角的我。接著我又參加了當年的交大校慶。當他考上研究所之後，博愛校區男生宿舍後的十八尖山便常有我們的足跡，也曾在他們宿舍內享用了幾次男生們唯一會做的大餐…白菜加海帶、豆腐的大鍋菜…。在我大學畢業的第二年，這時他已從左營海軍官校服役完畢，先在高雄飛利浦工作一段時間，再轉回台北電工器材公會後，我們也就步入了結婚禮堂。

先夫在世時最大的優點是孝順及公私分明。為了擔心孤獨的寡母沒伴，他在出國深造或考研究所時，也都思索許久。婚後的星期假日，為了不忍老母一人在家，我們儘量少出門郊遊，所以總利用平日上班的中午休息時間來約會；一起吃飯、看電影或參觀各種展覽。記得他過世不久，我難耐思念之情，曾在《友聲》寫過一篇以「懷念」為題的文章，文中提起有一次午飯後，他在公司隔鄰文具部買了數百元辦公文具，我只拿了兩支批改學生作業用的簽字紅筆，他也要我自己付鈔，不能列入收據報帳。後來他擔任美商Interstate遠東區代理人，南山人壽林小姐去拉保險時，知道公司願意替他投保，本建議一種保費較高的壽險兼儲蓄險，若二十年後無意外，四十多歲即可領回一筆為數不少的錢。他馬上回答說：「投保是因我為公司奔波，公司必須給我妻兒的一種保障，並非為了儲蓄，那等於拿了公司的錢放入自己口袋內。」堅持只保意外及壽險，他這種公私分明的精神，讓外人也很有欽佩。所以後來安排理賠時，所需表格及資料，林小姐皆很熱心替我們代辦，沒有任何刁難及麻煩。

就在民國六十六年聖誕節前二天，先夫即將赴美向總公司作業務報告時，因排便不順暢覺得不適，故入院作健康檢查。最後一天直腸鏡檢查後，醫生告訴我百分之八十是直腸癌，一時有如青天霹靂，把我嚇呆了。那天中午正巧是彥兒幼稚園的遊藝表



演會，看著孩子很鎮靜地指揮著小型樂隊，想到他還這麼小，先生居然得了絕症，我很失態地在觀眾席上，由淚眼矇矓到低聲啜泣而匆匆離席。農曆年底動了個大手術，復元情況不錯，每個月須再打抗癌針，正慶幸先生不像別的病人有掉頭髮的副作用，誰知他更嚴重，身體內的血管壁變薄了，手腳部分輕輕一碰，就很容易淤青一塊，所以最後終因腦溢血（醫師認為也是腦部血管壁變薄之故），於次年農曆七月七日凌晨與世長辭。

最初半年，每次從學校教書回家，看到三個孩子，想到自己的孤單無助，不知哭過多少個夜晚。淚水流乾後，又開始擔心小孩子們，在缺少父親的愛及管教下，行為及心理上是否會有偏差？日子就在又難過又擔心中，匆匆過了十幾年了。值得安慰的是，在孩子們生長的過程中，一切都很順利，身心也都健全，和父母呵護下長大的孩子沒有兩樣。所以現在清明掃墓時，我會在墓前輕輕說道：「啟源！我帶孩子來看你了，我知道你在天之靈一定無時無刻不在庇佑著孩子們的，現在他們都已長大了，希望你再賜給他們智慧及勇氣，讓他們未來的路，走得更平坦、更順暢。」

也許是愛屋及烏的心理，對於交大居然比我自己畢業的台大更有親切感，所以當年鼓勵女兒進入交大，而今她也快自交大畢業了。在本文結尾時，要謝謝五七級的學長們，每次有活動，都會邀我們全家參加，平常也很關心我們。更謝謝施振榮學長夫婦，他們百忙中，還在秋之旅活動結束後，和孩子們談話，指導我兩個即將大學畢業的兒女，讓我們一家感動不已。